

沉重的自省——貝拉·塔爾 《殘缺的和聲》



文

枕流

卡爾維諾認為書寫是為了讓未被書寫的世界透過我們得以表達，是超越作者，成規的文字，那個意義在於一些我們不知道，隱藏於聲音和文字背後不能述說的世界。這種見解我在匈牙利導演貝拉·塔爾（Béla Tarr）的電影《殘缺的和聲》（Werckmeister Harmonies, 2000）中找到了共鳴。



鏡頭在開始時落在一間破落酒吧的火爐前，緩緩移到整個房間的環境，裡面是一群失業的醉漢，一室無話，有人醉倒在地。老闆呼喚著要關門，而眾人祇等待主角華諾斯加（János Valuska）的到來，帶領他們跳一場星宿運轉的舞。他們各自飾演太陽，地球，月亮和星星，隨著主角的詩，中間扮演太陽的男子樣子呆呆的，單純地以手掌的開合去模仿太陽發光，其他醉漢圍繞他順著時針轉動。鏡頭從遠遠的看著這酒吧的一切走到醉漢和主角面前，向相反方向轉動。主角喃喃地哼著，看著地球與月球的自轉和公轉。直到一刻月亮開始遮蔽太陽，暗影吞噬光明，扮演太陽的醉漢把身軀縮下，世界變冷，萬物無聲。當宇宙一片沉寂時，Mihály Víg 的背景音樂便隨之而響起。山峰不塌，天堂仍在，各人重新起舞，黑影游遠去，而地球回復溫熱。黑暗的重量，漢子的重量，心靈的重量共同凝聚在這小小的酒吧中。這段長達十分鐘，載滿隱喻、指涉、人性的善、時間的永恆、生命的哲思的開場，一鏡拍成。

整部電影所訴說的沉重，深刻的創傷經歷，在這段詩意而浪漫的片段中得到回應。這既表現了主角內心的善良和單純，對自身，身邊的人和事物的感受，更是導演對紛亂世界的回應：在人性沉淪的時候，當真理被強烈的聲音蓋過，淹沒時，沉默佔據人們的心靈，但他相信黑暗終將被驅走。就像主角臨走前對酒吧老闆說的一樣：一切尚未結束。說完後華諾斯加便轉身走入漫漫長夜，沒入孤寂中。那悠長的街道上祇剩下一兩盞黯淡的街燈，踏在無盡的天涯路，那個孤獨的身影既是華諾斯加，也是貝拉·塔爾自己。